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

第九回 鬼算計冷笑似無情 小太歲殺人如切菜

話說邵元釋放出府門，因暗想道：「我為這場冤屈官司，直弄得賣妻，無家可歸，有甚顏面見人？不如離這城中，冷些時再來。」因又想道：「我月仙雖去，她父母在家，也須見他一面，說個事出無奈，空負他二人向日好情；並討了刀鋼，才好遠去。我今在此，等到夜靜去吧。」遂在府門僻處坐到黑，方舉步走出街來，道：「我邵元又不曾殺人作歹事，打得我兩條腿般難走，好生可恨！」便一步步乘黑捱到自己門首。在門上敲了幾下，並不見有人答應，遂自心疑。忙用手門上一摸，卻是緊鎖著。便暗暗歎口氣道：「必是月仙出嫁，他兩人俱送去了。」早有對門左右鄰人聽見王家門上響動，俱開出門照看，卻見邵元立在門首。只說聲：「恭喜，大郎回來了！」便關門自去。邵元正不耐煩有人來看，得他去了，倒也自在。因想道：「他雖不在家，只得要卸下門扇進去，免得又向別家出丑。」因用手將鎖鈕往上一撬，早撬落了一扇，遂閃身入內。卻見房中動用以及床帳箱籠俱在，不勝驚異道：「她既去嫁人，怎一些也不帶去？」因歎口氣道：「早是那日不曾破口，果有好心待我。」遂又向床頭摸著了佩刀並鋼，不勝歡喜。取刀在手，抽出鞘來，在黑中搖晃得幾縷光芒射出。因放下想道：「我今日還沒頓口下肚，不知灶下可有甚充饑，且尋些來。」遂下樓走入灶下，並不見有甚下口的，只得復走出來，立在堂中，暗暗氣苦。不覺有陣酒香，忙將兩鼻東西亂聞，便聞到香處。用手一摸，見壁下有個酒罈，不曾蓋好，透出香味。忙掀開壇口，一手探入，卻有半壇老酒在內，不勝快活。忙提起，嘴對著壇口，骨都都咽落下肚，不時吃完，覺得十分快活。才上樓倒在床上，一覺睡著。喜得事在心頭，見窗外有了亮光，知是五更，慌忙起來。打開箱籠，並疊了一個包裹。摸到箱底，忽摸出一包銀兩來，還是當日月仙在他包肚內取來藏入。一時摸著，真是絕處逢生，不勝大喜，遂裂塊舊布揣在腰間。將刀緊好，背上包裹，提著三稜鋼慢慢下樓，將大門依舊搵好。

走到東門，不期天早未開，遂立下暗道：「我今若去尋天雄山弟兄，自然相留。他當日苦勸我在山，同做事業，我只不肯，別了回來。如今這個模樣，怎好走去見他？若要到舅舅家去，近日舅舅已死，表弟又與我不合，豈不被他恥笑？」因想了半晌道：「我記得當日母親有個妹子，嫁在永城，多年沒個信息，不如到那裡住些時回來。」遂沿城走到北門，又立了多時，方才隨眾走出。尋店買些酒食吃飽，遂慢慢捱走。因是腿上糊疼，一日不敢多走，一連走了兩日。

這日走到下午，覺得十分難走，見前面有個市鎮，忙忙走到，尋店安歇。走入房中，放下包裹刀鋼，忙向主人家討了一盆熱水。脫去衣褲一看，兩腿上血膿流淌，爛肉塊塊下落。一向沒心去看，今日見了，不覺又惱又恨。只得在熱水中浸洗，一時疼痛入骨。便叫主人家進來，問他買幾張棒瘡膏藥敷治。主人道：「我這高草鎮上雖有膏藥，只好貼些瘡癩膿窠，並沒有棒瘡膏藥。只有丁太公家，他大兒子在縣中作吏，家中自己配合得上好棒瘡藥。我鎮上常有人拖欠錢穀受責來家，央情到他家買，每張要紋銀一兩，貼上便好。除非是他家才有。你若出得這塊銀子，我便與你買來。」邵元道：「只要見效，那惜銀錢。」遂在懷中取出一幅白布包，放在桌上打開，內中約莫有十五、六兩白銀，森森耀人。遂稱了二兩，遞與主人道：「煩去買來，我這裡立等。」

主人接了，去不半晌，買了兩張來，說道：「丁太公說：『任你毒瘡，貼上便就止痛，三日收口，半月痊癒。只是切忌氣惱。』若三日不收口，可走去尋，另敷別藥。」邵元聽了，滿心歡喜，接來貼上。過不一會，果是止痛。到了晚間，吃個醉飽自睡。不期店中有個小二，看見邵元身邊有這些銀子，十分動火；到了夜間，料理了店中，推說有事出門去尋人；恰好這人來家，細細說知，那人應允，他自回來店中歇宿。這人到了二更將盡，便走到店外，放出飛簷走脊的手段，縱身上屋，在簷前輕輕溜下，撬開門扇，走入邵元房內。見他沉睡，遂取出身邊火種向空中一照，輕輕走進床前，在枕邊取了白布小包，依舊上屋而去。

那邵元一覺睡醒，忽見窗中射入亮來，不勝驚疑，忙向枕邊一摸，喊叫：「有賊！」一時驚動主人，叫起火工前後趕捉，並無賊人。邵元只叫得氣苦。亂到天明，腿上棒瘡盡皆迸裂，點立不著地，只睡在床上呻吟叫痛。店主人見店內失他銀兩，擔著一把干係，只小心來服事。

一連睡了三日，這邵元只得扎掙起來，對主人說道：「前日討藥時，原說著不得氣惱，誰知恰恰為事，兩腿上比前日更是疼痛。這丁太公家住在那裡？」我只得走去煩他一看。」店主說明住處，遂自走來。

到了丁家，只見一個老者，兩鬢如霜，面色紅嫩，在堂前領著個四、五歲的孩子在那裡嘻笑得意。邵元不便徑入，只虛問聲：「有人麼？」丁太公聽見外面有人。連忙走出問道：「足下何來？」邵元道：「小子是過路人，只因受了屈棒，前日央人在府上告求了兩張膏藥，即今疼未止，只得走來求看。不知老丈可便是丁太公？」丁太公連忙答應，請到堂中，施禮遜坐畢，即叫啟瘡看視了，說道：「我老漢的膏藥，貼上再無不效。如今這般凶勢，卻是為了氣惱所致，急切難癒。只是足下既是路途，這氣惱何來？」邵元見他眼力果高，只得將失去銀兩述知。丁太公又問道：「我觀足下相貌人物，想是與人爭鬥，被官司受責了。」邵元道：「若為爭鬥倒也沒怨。我是受屈無伸，幾致喪命，幸得賣妻完結，才得出來，去奔親戚。」丁太公聽見賣妻完結，不勝慘容，問道：「莫非足下侵匿錢糧，暗消國課，致使賣妻完納？不知足下尊姓何名，今投甚人？」邵元見他殷殷相問，只得說出始末緣由，並通姓名。丁太公聽了，不勝歎息道：「誤失人物，官府也該諒情。怎恁般毒刑，折人妻子？但天下冤枉事也甚多，足下既已脫身，還宜自解。就是失去銀兩，也不必十分氣惱，使瘡難癒。」說罷，遂走入內去了半晌，拿著一包細藥，與邵元輕輕滲在爛肉上；又換了兩張膏藥，才覺得一時爽快。因謝說道：「太公藥本貴重，怎奈邵元被偷，不能獻納。此去掙得好時，決不敢忘大德。」丁太公笑道：「足下暫時受屈，老漢亦非求利之人。今知這些緣故，前途必少路資。前賜藥本，可帶去使用。」說罷，遂在袖中取出。邵元再三推辭，當不得丁太公決要他受。邵元見他慨然仗義，遂不敢推辭，忙施禮作謝。丁太公因又問道：「足下此姓，我漢陽甚少。只有當年一位都尉在此鎮守，甚是愛民。他是北方人，才有此姓。足下正與他相同。」邵元不便隱瞞，只得說道：「邵都尉就是先人。」遂將寄養以及陣亡之事說了一遍。丁太公聽了，忙起身重禮道：「不期就是都尉世胄，老漢有眼不識，失敬失敬！」

正未說完，忽走進二人。丁太公喝道：「你兩人終日在外閒蕩！今有尊客在此，可過來相見。」二人問道：「他是什麼人，阿爹叫見？」丁太公道：「他是暫時受屈，棒瘡疼發，又在本地被偷，我今替他醫治。他的先尊曾在我處鎮守，前官之子，安敢不敬？快過來相見。」二人道：「如今卻管不著，問他叫什麼？」丁太公道：「他在漢陽城內居住，姓邵名元。」二人聽了大驚，道：「莫不是東門豔冶街住的『小太歲』麼？」邵元驚應道：「二位那處知我賤名？」二人急忙上前道：「我二人一向仰慕大名，要來結識。誰知今日來家，拜識面顏。」說罷一齊拜倒。邵元連忙回拜，攙扶坐定。邵元將他二人細看，只見：

一個是稜稜瘦骨，實具虎背狼腰；一個是短短身軀，的似豹頭熊耳。一個是生死可以相共，一個是患難可以相扶。一個是會合係於前生，一個是相逢應乎後劫。從今作出萬千般，說著令人堪羨。

邵元看明，遂問二人姓名。丁太公指著瘦長的說道：「這是老漢的內姪於德明。這便是第二個小兒丁謙。」丁謙便說道：「我兩兄弟因有些力氣，好使棍棒，人叫我是『鐵裡蛀蟲丁謙』，我哥哥是『鐵鷄子於德明』。邵元哥哥既在我地方失去銀兩，俱在我二人身上，叫他歡歡喜喜送還，還要拜哥哥哩。」邵元聽了，忙驚問是甚緣故。二人只含笑不說。即一面吩咐治酒，一面著人去請客來相陪。二人便問起受責事情，邵元又細述了一番。二人道：「若這等說來，哥哥一定被剪絡賊割裂了包肚，漏去珍珠，受這場冤苦。如今也只消問他，敢怕曉得些影子，可以追尋。」邵元忽聽見有處追尋，不勝驚問。二人只含笑說道：「如今哥哥不必遠去，只在我家住一年半載，再作計較。」邵元聽得糊塗塗塗，不便細問。

不一時，裡面送出酒餚，擺設堂中。正要坐席，忽外面走進個人來，對二人說道：「我前日來家，還不曾來看你弟兄，怎倒來請我？」說罷，遂向丁太公作揖。見有面生人，只拱手道：「請了。」邵元連忙拱手。那人笑對丁謙道：「既承相請，我便是客。

竟不推遜，坐了首位。丁謙、於德明只是暗笑，向太公暗暗搖手，只得將邵元坐了次位，太公坐了第三，兩弟兄橫坐。那人只笑笑傲傲，飲酒吃肉。邵元不知他是什麼人，一時不便動問，只偷眼將他細看。你道怎個模樣？但見：

濃眉若漆，滴溜溜兩隻烏珠；鼻孔朝天，毛滲滲一張闊嘴。笑傲一團賊相，謙恭純是強形。性靈中有俠有義，行藏內能始能終。竊取不驚雞犬，撈摸全用聰明。

前稱神算有名人，目下盡雲鬼算計。

那人吃了半晌，方問丁謙道：「這位朋友倒象是個漢子，怎恁憔悴滿臉堆憂？怎請他陪我們豪爽吃酒？」二人齊說道：「他的憂愁，實有萬千也說不盡。只他前夜歇在店中，被人取了他的盤費銀兩，氣惱得棒瘡迸發。今日走來，我阿爹要替他醫好留在家中。我弟兄甚是憐他失物，不知哥哥可曉得些去路？千萬告知一二。」那人笑道：「這地方除了我，還有甚人？是我偷的。他既是個苦人，我便還他。只是他為不見了銀子愁苦，還是別有什麼愁苦？他叫什麼名字？」二人便笑說道：「我們先前若一徑說出他的大名來，你便要賠罪送還，便顯不出你的義俠來。你今就肯還他，便是你的好處。如今說你知道，卻是你不識面、到處替他傳名、要結識的『小太歲邵元』。我二人方才拜了他做哥哥，你今當面，難道還不拜他，還是這般上坐？」

那人聽了，便看著邵元，一連三、四聲冷笑，盡皆吃驚。那人因對邵元說道：「我向來實曉得你是條漢子，要來結識拜做哥哥，再不能夠。如今卻有了臭名，被人說壞，我聽了甚是不服，有些怪惱。還認你後來的有些好作用，誰知你鍾不敲，鼓不響，靜悄悄的竟走到這裡來！也只索罷了，只是問你落人圈套，放出監來，你還是曉得了風聲不敢做對頭，逃躲出來的？你還是竟一些不曉得風聲，自己走來散悶的？可細細說我知道，我就有個分別了。」邵元忽見這人說話嘲笑，心中十分惱怒。又聽見他弟兄說他一向想慕，一時不便變臉。只急得大聲問道：「我有甚落人圈套？什麼臭名？須知落人圈套，只因自不小心，脫落了人的珠子，吃這場屈官司。臭名兒只不過吃追逼不過，情願認賠，當官賣妻賠還，是救一時性命，不肯埋沒。人到患難時，賣妻賣子也是常有的事，也不叫什麼壞名喪恥。這些事俱是我做我為，人人共見共聞。終不然自己做的事，又去問誰？你且說聞知風聲便怎麼，不曾聞知風聲又怎麼？今日卻要分別還我。」說罷直立起身來。那人見邵元發急，全然不理，只坐著，慢騰騰吃著酒，說道：「你若落人圈套被人暗算，竟坐在鼓中，只不過一時不察，還不失英雄豪傑面目，只今日我便拜你做哥哥；你若曉得暗算，怕他勢力，甘心讓他，前夜得你這包齷齪銀兩，我一毫不曾動，只擲還你，使你好去逃生。我如今問你：你的妻子可叫王月仙？可知她是幾時出門，如今在什麼人家？」邵元見他說話有因，只得按住了性子，坐下道：「我妻子正叫王月仙，是官媒變賣，當堂交納銀兩，便是納銀人討去。我出監時，恐人指笑，只在黑夜中回家，誰知家中並沒一人。只住了一夜，五更捱門走出，並不曾問人，知嫁了甚人？這便是實話。」那人聽完，便哈哈大笑，立起身來道：「你還是個好漢，也不枉我向年想念。今又費了一片心機，天叫你來相遇。我今先拜了你做哥哥，慢慢與你說知。」說罷，向著邵元倒地便拜。

邵元滿肚皮疑惑，又不知他什麼人，見他這般屈辱，只得出位攙扶。一時那裡扶得起來，只得連忙答拜完。那人立著，滿臉是笑，說道：「兄弟便是漢陽管界，就住在前面其鄰堡。只因我有些手段，能跳高牆，踏得險壁，任他藏得隱密，放得安穩，也要被我算計它到手。故此人叫我是『鬼算計常況』。我做這沒本生意，卻是存心偷奸偷詐，不偷貧苦，好結豪傑。一向在外，全憑眼見耳聞，遇了豪傑便要結識。當日結了楊么，已將哥哥好名說知，他在那裡想念你。」邵元聽了，大笑道：「你原來就是常況！你倒結識了楊么，只可恨我還不曾見面。」常況道：「哥哥在那裡知我名姓來？」邵元遂將天雄山接去退敵，他們弟兄因述楊么說你好處，俱在那裡想慕。「誰知今在無意中，恰遇見了兄弟。你今有話，可細說知。」

常況道：「我對哥哥說，卻是一時不要氣惱。我前日在城內打聽得一家奸詐致富，這夜便去算計他。乘黑入內，伏在他房中，等睡熟下手。不期他夫妻只不睡著說話，我便細聽。卻將哥哥家的事當了一件新聞，一遞一口的笑說。先說哥哥自恃本事，不放在眼內，街上人俱不喜歡，巴不得弄出事來。然後將哥哥出門，王月仙在家，一日在樓窗與黃金公子兩下調情；回家與都趣合計，叫王志到家做活，使人假報王志死信，將月仙哄到園中，各遂心願；哥哥那日來家敲門，這快活三郎正同月仙在樓上飲酒，王婆謊說壽日，放走快活三郎；他便設計著月仙將包肚弄破，都趣來邀奇珠，彼時珠子已落在他檻內；遂埋伏了人，這都趣暗使人潑油將哥哥滑倒，送放入府中。已囑托上下謀死，還虧得相公明白，不許害人性命；又卻不得他面情，只替他追逼。追逼時，俱有他家人看動刑具，還虧哥哥禁受得起。黃金、都趣遂商議官實賠償，明娶月仙為妾。當日銀兩俱是庫中借用。哥哥進監時，即抬了月仙到家，如今兩人好不自在快活。王志夫婦亦時常接去，家中門戶，吩咐鄰人替他看管。故此哥哥這夜到家，俱不曾見。」邵元聽了這些緣故，只急得惱怒填胸，直立起身來，大叫一聲：「殺這姦夫淫婦！」往前一步，不期棒瘡迸裂，往後倒地，昏迷不省人事。

眾人大驚，連忙攙扶灌救，漸漸醒來。只叫疼痛難禁。丁太公將常況不勝埋怨，忙扶入小房睡好。一面勸解，一面上藥。常況道：「我叫哥哥不要氣惱！身子這般狼狽，若一造次，是不能害人反為害人。莫若在此住些時，再做計較。」丁太公也勸說道：「從來殺奸，須在奸處可殺。若與他告理，他如今已是當官買娶，你便告下天來，也辨不明白。只在舍下調養好了，日後娶個賢德的成家。切不可為此不潔之婦，想去輕生。」丁謙、於德明也再三苦勸，邵元點頭稱謝。丁謙使人去取了行李、刀劍，常況取了銀子來。

自此四人只在一處，將邵元百般調理。不知不覺已是半年有餘，邵元已是精神如舊，便自暗暗思算了一番。次日對三人說道：「我當日原要到姨母家去，相見一面。不期蒙太公與三位弟兄相留，住有半年。我今細想太公說話，實是有理。如今且到姨母家走遭，再來計較。只今別過。」三人見他堅執要行，只得治酒送別。邵元將鐵劍寄下，只將佩刀懸帶，提了包裹作別。太公與三人直送至路口，別過自去。常況見他去了，忙對二人說了幾句，取了一桿樸刀，隨後趕來。

這邵元走了半响，見離得已遠，遂擡回身，望小路而走。不兩三日，已進了漢陽城內。因見天色未晚，恐人識認，忙走入僻巷中，尋個小酒店，只吃到夜深出門，望斜石街來。早見黃家門首十分熱鬧，忙閃立在對過影壁。暗想道：「他今前面有事，此處必是提防。莫若到後面去。」遂走過門首，依著房屋，轉入一條小巷。抬頭見有一間過街小樓，窗櫺未掩，裡面點著燈火，一陣陣飄出香來。邵元道：「這是他家的過街樓，必是有路可通。我今只消上這樓去，便是不通，也可上屋，看光景下手。」遂走到樓下，將包裹棄下，只一按跳起，一手搭住窗櫺，將身躡入樓中。卻見供著一堂佛像，有個和尚在那裡打坐。邵元忙上前一手按住，抽出刀來低喝道：「若敢聲張，即便殺你。」這和尚嚇得渾身抖戰，哀求道：「我是黃金公子供養在此，與他祈佑的，並沒財物藏積。」邵元道：「我不是要你財物，只問此處可通公子內裡？」這和尚見是問路的，方才放心說道：「通是不通，只有一間小小便門可通。」邵元道：「便門在那裡？」和尚道：「小僧在此不起炊爨。一應齋供俱是裡面著後童俏婢從便門擊梆傳送。小僧聽了梆聲，便去取吃。只這所在，若是挖掘便可過去。」邵元遂押他走看，卻是個轉關洞，只消搬開木桶，便可挨進。邵元看明，即應手一刀，將這和尚砍倒。見桶上俱是鐵索鎖住，遂用手裂斷，掀開木桶，鑽身入去，卻是一條夾道，黑「深遠。遂摸走了多時，才走到總路口。

早見遠遠一個人，提著一盞紗燈走來，忙閃入夾道，讓他走過。即從背後趕上，將這人一手夾定，一脚踢滅了紗燈，走入夾道中間道：「你可說出公子新娶的王月仙臥房在那裡，我便不殺你。」那人嚇得魂膽俱消，只得說道：「她的臥房在花園中百媚軒。」邵元道：「花園往那裡去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只走過總路，轉右首去，便是花園。門卻是鎖著的，不得入去。」邵元道：「既是王月仙的房在園中，公子要早晚往來，怎麼又鎖？」那人道：「這是走園中的路，公子到她臥房，裡面有通路。」邵元聽明，又問道：「他今夜前面為甚熱鬧？」那人道：「因大主母生子，今夜是眾幫閒公分，叫優人扮對，與公子賀喜。」邵元道：「可知有個都趣在內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他是公子心腹，怎麼沒有？」說未完，邵元將他一刀劈死。遂到總路，走入右首，兩扇石門牢鎖。便用手舉著雙環並鎖往上一提，早脫落了半扇石門，將身側入。

掩好石門，遂一路往園中探看。只見各處俱有樓台亭廡，不知這百媚軒在那裡，遂躡步走來。忽透出幾句聲音，即隨聲音竊

聽。見是一帶竹屏，滿架薔薇正開放得十分爛漫。遂立住竊聽，卻聽見裡面正是月仙同人說話，便不勝歡喜。遂分開花徑，撥開幾根小竹，閃近窗前。再一細聽，卻聽見裡面是她母女二人在那裡一高一低的說話，卻聽不明白。只聽見後面月仙說的兩句道：「若守定這蠢物，怎得有這般富貴。」邵元聽了，按捺不住，即一手扳開窗扇，躡身跳入，大喝道：「賊淫婦！只叫你這富貴可得長久！」王媽媽忽抬頭，見是邵元，忙叫聲：「啊呀！」邵元即一刀劈去，跌倒半邊。那王月仙急往床後去躲，早被邵元趕上，揪過頭髮，一刀割下頭來。復將王媽媽頭割下，並在一處，一手提著，將燈打滅。因想道：「房屋深遠，逢人便殺，一時也殺不了。不如上屋省便。」遂躡身跳上。

只聽見前面簫管鼓樂，遂輕輕一層層的走到大廳屋脊上，便往後簷跳下。見穿堂內許多僕婦俱背立著，看外面跳對故事。邵元遂眾黑處閃立，只見外面上席是公子一人，都趣、王志與眾幫閒俱四散橫坐。看得親切，只一脚踢開眾僕婦，搶出廳來，將兩顆人頭血淋淋擲在公子席上，直震得碗碟皆翻。公子抬頭見是邵元，已是失色；再看席上，卻是月仙母女俱殺，一時魂飛魄走，忙要逃避，早被邵元一刀砍來分做兩截。轉身搶殺都趣、王志，一時廳中大亂，外面管門僕從，忽見廳上殺人，忙趕入喊叫捉賊，俱將棍棒攔住去路，打上廳來。

邵元一時殺不出路來。正然著急，早有一人從外殺入，大叫：「天雄山好漢全伙在此，為邵元報仇！」說罷舉刀殺來，眾僕從一時心慌，便沒命的往黑處躲避。那人又大叫：「邵元哥哥快跟我來！」邵元看明大喜，一齊殺出門來逃走，只因這回逃走，有分教：

脫籠尋義士，解網遇冤家。